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四

起玄默攝提格盡闕逢
執徐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

導官軍入城

碾魚蹇翻水
碾水磴也

殺守陴民二萬人

陴頻
彌翻

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

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重直龍翻

癸亥改

鎮州為恒州成德軍為順國軍

鎮州本恒州唐避穆宗名改焉今以

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

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

又改軍號恒胡登翻

章事趙瑩為侍中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兼侍

中安重榮私財及恒州府庫重威盡有之帝知而

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

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

少詩照翻為之于偽翻斂力瞻翻勝音升

張

式父鐸詣闕訟冤

張彥澤殺張式事見上卷上年

壬午以河陽節度

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 閩主曦立皇后李

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

愎蒲通翻

曦寵而憚之

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境內軍

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

何重建將兵救之同廊援兵繼至乃得免

校戶教翻廊方無翻

二

月癸巳以重建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間

胡人也 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預政事唐主聽入中

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

中書門下省

更工
衡翻

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

齊王璟參決

所以制
宋齊丘

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

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

夏戶
雅翻

齊丘

稱疾請罷省事從之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

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為節度使三月閩主曦立

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樂音
洛

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

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

調徒
鈞翻

還至陝

自
涇

州代還至陝還從
宣翻陝失冉翻

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

斷音短

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

五千餘戶

王周代彥澤故得奏其在鎮事

彥澤既至帝以其有軍功又

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

歐史張彥澤與帝連姻又討范延光有功

夏四月已

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

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

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

慝莫辨

詰去吉翻問也讓責也慝吐得翻

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

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為陛下惜此惡名

為于

偽翻受獻而釋
有罪是惡名也

乞正彥澤罪法以前洗聖德

前則翻

疏奏

留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

鄭從讜見唐僖宗紀讜音黨

庚申刑部郎

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

伏閣者伏閣門下奏事閣

門使以聞

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

階武散階爵級封爵之級

張

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

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

復扶又翻兩省官中書門下省官也

奏彥

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

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不死

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

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

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

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

為張彥澤為契丹用以殘滅晉國李濤詣彥澤而不懼張本

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

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

少詩照翻

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

王翽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

為弘熙殺弘昌

及翽張本翽求仁翻

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

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蕭益引經義以沮立弘昌之義長知兩翻

丁丑高祖殂

年五十四

高祖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

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

好呼到朝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蓋本洛州刺史

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刺史之任耳

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

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

解剝剔炮灸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

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

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

自劉龔之

後專任宦者謂百官為門外人傳至于鉅而國亡矣

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

更工衡翻
玠府巾翻

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

妃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

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悒乙及翻

己巳尊太妃劉氏為皇太

后太后帝之庶母也

徐無黨曰帝所生母也

唐丞相太保宋齊

丘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

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

唐主遣壽王景

遂勞問

勞力到翻

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

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

于朕

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

今為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

朕鳥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

越范蠡遺文種書言越王為人長頸

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句踐如鉤樂讀如洛

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為

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

謝之曰朕之福性

福補典翻

子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

可乎

少詩照翻自古君臣之間豈無親故未有如宋齊丘之扶舊矜功唐主之啓寵納侮者也

丙午

以齊丘為鎮南節度使

踐洪州之約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寵之以衣錦也

帝

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

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

重直龍翻考異曰漢高祖實

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謝富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六月乙丑帝殂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于鄴都大內之保昌殿道與從薛史

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

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

晉高祖託孤于馮道與吳主孫

休託孤於濮陽興張布之事畧同難乃旦翻

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

已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

以防姦人謀為變

初高祖疾

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

由是怨齊王

為劉知遠不肯入援張本

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

后

高祖之庶母劉氏也

皇后曰皇太后

高祖之后李氏也

閩富沙王延

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

九域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

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百四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

浦水一名漳溪水唐垂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

垂拱之泉州

今之福州也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

忠屯尤口

九域志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五十里蓋王氏初置縣也尤口尤溪口也

欲乘

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殂閩富沙王延政攻汀

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

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

尤溪口

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

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

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賞其定策

之功也為景延廣挾嫌制上構與丹之隙張本

勲舊皆欲復置樞密使

罷樞密使

見上卷

馮道等三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

并樞密于中書故謂樞密

院舊所典之職為舊職

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

博羅漢古縣唐

屬循州時為漢土郡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

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于羅山故
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
與人言而不

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

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

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

永樂

樂音洛

置百官攻掠海隅

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

遇賢年

少

少詩照翻

無他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弘

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

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

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東方州縣謂番禺以東州縣也即惠潮之地九域志廣州

東至惠州三百一十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

道庠端州人也 高行

周圍襄州踰年不下

去年十一月高行周圍襄州事始見上卷

城中食盡奉

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周曰

曲周縣屬洺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

縣為鎮入雞澤縣

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

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衆先登

元城縣帶魏州

帥讀曰率

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 甲子以趙瑩為中

書令

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

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

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

從才用翻

強其兩翻

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王曦之醜虐孫皓之流也將即

亮翻

閩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漢葬天

皇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

變更舊法甚多

梁均王之貞明四年唐主始得吳政吳王隆演之十五年也

及即位

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

時唐以昇元紀元

庚寅

行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

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

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

詰去

吉翻屬之欲翻

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

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

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見賢遍翻

復扶又翻樊居豈翻史言閩主曦之好貨甚于祖

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

州殺漢刺史劉傳

楚王希範作天策府

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

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樓及造天策勤政等五堂

極棟宇之盛戶牖

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

丹砂出辰溪淑錦等州及

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圖經曰丹砂生深谷石崖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也謂之丹砂床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狀若芙蓉頭箭鐵連床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微碎之新巖作牆壁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無石地衣春夏用角簞

角簞剖竹

為細蔑織之藏節去筠莖滑可愛南蠻或以白藤為之

秋冬用木綿

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

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交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綿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為布細密厚暖

宜以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

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

陵在河南府壽安縣

廟號高祖

先是河

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

民錢

蠶鹽所以裹繭唐天咸二年敕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蠶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曰周顯德三年敕

齊州蠶鹽于秋苗上依配謂之查頭每一石徵錢三千文滄棣濱淄青每石徵絹一匹後齊州減徵一半五州所徵絹加倍

先悉薦翻

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

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

求義利

義利面翻

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

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

復扶又翻

其食鹽

錢至今斂之如故

五代會要時言事者請將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

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運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依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于官場院糶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

李敏閩主祀元

妃梁國夫人之父

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

有龍陽之

寵也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

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

忤五故翻

命執送都市斬

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

朝直
遙翻

召復其位是夕又

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

下
嫁翻

吏拂榻待之曰相公

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

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

酒有別腸

此俚俗
之常語

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

昨捽

沒翻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

捨之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

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景延廣之議因三年契
丹主令高祖稱兒皇帝

用家人之禮致書也

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

偽翻

陛下

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

擐音官

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

於時者於其時也

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

卒子

恤翻

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

位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

代晉帝中國

趙延壽父子欲帝中國之心已見於屯團柏之時

屢說契丹擊晉

契丹主頗然之

說式芮翻為契丹入寇張本

齊王上

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

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

命之

前蜀主王衍使宦者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孟昶不能以前蜀之亡國為鑒乃引王承休為比以崇秩宦官其國至宋而亡晚矣國人非之

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

帝即

位於鄴都保昌殿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遺唯

季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

烈祖即謂唐主唐主崩廟號烈祖通鑑因其國史成文書之宋齊丘亟稱其才

亟去吏翻

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

長知兩翻

璟以是怨齊丘

既以贊奪嫡之

謀怨之又以爭權誤國怨之宋齊立于是不得免矣

唐主幼子景遇母种氏有寵

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

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遇雖幼而慧可以

為嗣

通他歷翻种直中翻見賢遍翻誚才笑翻間古覓翻

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

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史言唐主明斷

不牽于女寵

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

為神而餌之浸成躁急

自叔孫豹以來踐妖夢以自禍者多矣

左右諫不

聽嘗以藥賜李建勲建勲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况

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

有正色論辯中理者

中什仲翻

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

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

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

治直之翻去羌呂翻嗔昌真翻

何論

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所賜予

予讀日與

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

為于偽翻

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道士

率奏章自謂上達於天史言王

軾霞異乎挾術以干寵利者 駕部郎中馮延巳為齊

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
相結同府在已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

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

孫晟密州高密縣人奔南見二
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二年

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

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

處昌
呂翻

蓋欲以

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

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延巳歙州人也

歙書
涉翻

又有魏

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巳魏
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
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

去光
呂翻

會疽發

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

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

唐主密令醫治疾猶
可曰欲以鎮安人心

至于危殆召嫡長入侍乃出于醫
師之意此可以為法乎治直之翻

唐主謂璟曰吾餌金

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

年五
十六

祕不發

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

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
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
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長知兩翻公何得遽

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懼而止貽

業蔚之從曾孫也

李蔚唐僖宗乾符中為相蔚紆勿翻從才用翻

丙子始宣遺

制

庚午至丙子
七日始發喪

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罹譴罰陳覺稱

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室以

俟升遐

効戶縣翻
又戶得翻

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烈祖相吳禁

壓良為賤

買良人子女為奴婢謂之壓良為賤律之所禁也

令買奴婢者通官

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

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駁曰

駁北角翻

此必延

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

自漢以來天子升遐梓宮在殯稱曰大行皇帝

昔延

魯為東都判官

東都留守判官也唐以江都為東都

已有此請先帝訪臣

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贖而

歸之

為出于偽翻府金藏府之金也

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貧

人之子為富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為然將治延魯罪

治直

之臣以為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

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

千餘道皆斜封一抹

凡章奏留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若其言可行者則付外施行

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

聲馮延魯以已私傳益遺制之

罪明底其罰而改之不亦可乎史言唐烈祖尚儒故當國有大故之時猶有能持正以斷國論者

閩

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

將樂縣為鏞州

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州九域志在州南二百四

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趙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鄉置將樂縣按漢無永安年號獨

吳孫休改元永安耳樂音洛

延平鎮為鐔州

鐔州今之南劍州是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

改為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鎮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取寶劍化龍於延平津以立州也宋朝混一始

加南字以別蜀之劍州鐔徐林翻又讀如覃

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

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

唐武

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漢建安元年割建安縣地為桐鄉十年會稽南部都尉賈齊分上饒之地兼舊桐鄉置建平縣

未幾以

承祐同平章事

潘承祐能諫王延政之日尋干戈而不能諫其舉大號又俛眉而為之相亦復

何也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

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

恭以善聚斂得幸

斂力瞻翻

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

果無不倍征

征之倍其常數

國人謂之楊剝皮 三月己卯朔

以中書令趙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

使兼侍中桑維翰為侍中

桑維翰始者居藩鎮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為門下省長官

唐元宗即位

本名景通改名景環後又改名景

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

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

古者人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不忍遽改父之道也

尊皇后曰皇太后

唐烈祖后宋氏

立妃鍾氏為皇后唐主未聽

政

以居喪未御
正朔聽政

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

書記有常職何為如是其煩也

馮延巳時為
齊王掌書記

唐主為人

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

數所
角翻

李建勳

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

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後果如李建勳之言
其僅保江南者幸也

唐

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

使周宗為侍中

九域志南唐置奉
化軍節度于江州

唐主以宋齊丘先朝

勲舊故順人望召為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王景遂為

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

晉天福三

年唐烈祖從吳王璟為齊王若其輔政則始于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吳睿皇之大和六年也此蓋言知唐政事

時

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

懟直類翻

終以

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立之黨疾之坐

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

以罪遷降於外州者其州人謂之為

遷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

幾居依翻

惟事

夢錫如在朝廷

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用故敬之

耳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委任之

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

徽

吳分歙縣置休陽縣後改曰海陽晉武帝改曰海寧隋改曰休寧唐置歙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六里查

鉏加翻姓也何承天姓苑已有此姓則江南之有查姓舊矣

更相汲引侵蠹政事

更工

衡唐人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

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

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

勤政殿學

士蓋唐烈祖所置猶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稱尺證翻

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

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

幾居

岑既得志會

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

暴顯也

擯斥之

唐置定遠

軍於濠州

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

飲夜與倡婦微行保男女而觀之

倡音昌保魯果翻

左右忤意

輒死無敢諫者

忤五故翻

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禹吳懷

恩屢諫不聽

番音潘

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

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

露體而搜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索山客翻

晉王弘

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

伎巨綺翻

漢主

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禪

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

好呼到
翻少詩

照翻晉府弘
熙所居第也

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

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

主因拉殺之

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
其脅殺之拉盧合翻

盡殺其左右明日

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

帥讀
日率

臨力
鳩翻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

晟漢主玠之弟
也更工衡翻

改元應

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

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

受賞賜甚厚 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

考異曰閩錄

作尚可殷今從十國紀年

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

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沈融于酒惟婦言是用商紂所以亡也嬖卑義翻又博計

翻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唐以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李建勲為昭武節度使鎮撫州

九域志吳置昭武節度于撫州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

是年二月王延政建國于建州號曰殷

入其西郭

既而敗歸 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

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

役無節二也

斂力
贍翻

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

民為兵則
疲于征戍

羈旅異鄉不得反
其桑梓故愁怨

楊思恭奪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

莫敢言四也

楊思恭事
見上二月

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

五也

謂置鑛州
鐔州也

除道裏糧將攻臨汀

臨汀汀州也唐開
撫福二州山洞置

汀州因長汀為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
改為臨汀郡乾元復為州九域志延平西至臨汀八百

里

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

唐都金陵吳越都
錢塘唐兵自撫信

可以襲建州吳越兵
自發衛可以襲建州

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

刑七也

被皮
義翻

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

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隣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

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

殷王當作殷主

削承祐官

爵勒歸私第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

言其弒兄自立也詢

許拱

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

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弘杲方宴

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

伺相吏翻俟也察也帥請曰率突入掩不備

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

尤忌之

弘昌見忌事始上年四月

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

詳考本末雄武當作

建武建武
軍邕州

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初閩主曦

侍康宗宴

閩主祀廟號康宗

會新羅獻寶劍

新羅國之于閩國其地在海東通使

於閩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

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

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

倓徒甘翻又徒溫翻徒敢翻復扶又翻

校

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秋七

月已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

道括民穀 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彊戾

闕璠告

鑑翻姓也
璠音煩

排斥異已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

安數與之爭

數所
角翻

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

德安於處州

章德安受託孤之寄而為
闕璠所制其才不足稱也

文慶于睦州璠

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

為吳越誅闕璠
張本橫戶孟翻

璠明州人

今明州猶祀闕璠
謂之闕相公廟

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

緣烈祖意

緣因也
由也

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

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

更工衡翻為弘

冀毒景遂張本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

敗補遇

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眾踰嶺趨

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

梁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淮南楊

氏既并虔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改虔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帥讀曰率趣七喻翻

遇賢

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

敗補
邁翻

城門晝閉遇賢作

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

剽匹
妙翻

匡浩公鐸之

子也

賈公鐸見二百六十
卷唐昭宗乾寧三年

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遇

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遇

种夫人欲立
景遇見是年

二唐主力保全之

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

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卒未彝敏弃州與其

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

趙珣聚米圍綏州南至延州
界三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

至夏州三
百六十里

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

代北人也

帝既繼太宗則帝父敬儒為皇伯今尊生母安氏為皇太妃將以為誰之妃乎

帝事

太后太妃甚謹待諸弟亦友愛

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敬儒之子也亦

無兄弟見于史

初河陽牙將喬榮

考異曰漢隱帝實錄作喬榮陷蕃記作喬榮今從

晉少帝漢高祖實錄景延廣傳契丹傳

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

使

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

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

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

說式芮翻

悉取邸

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

臣皆言契丹有大功

謂救解晉陽之圍高祖遂以得中原

不可負戊子釋

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

語牛倨翻

而汝也

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

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

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

誑居

況翻誘以久翻

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

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

敗補遁翻

取笑天

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

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

忘丑放翻

願記之紙墨延廣

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

寇之志始決

景延廣建議稱孫不稱臣猶可曰為國體也因其邸吏而取其貨財則誤國之罪無

所逃矣

晉使如契丹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

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

沮在呂翻

帝以延廣有定策功

故寵冠羣臣

冠古玩翻

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

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

言

劉知遠非不敢言蓋亦有憾於帝而不欲言將坐觀成敗因而利之也

但益募兵奏置

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甲午定難節度使李

彘殷奏李彘敏作亂之狀

難乃旦翻

詔執彘敏送夏州斬之

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初高祖愛少

弟重脣養以為子

歐史重脣高祖弟也不知其為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

下齒諸子少詩照翻重直龍翻

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為

其婦

安喜縣屬定州劉煦曰安喜漢中山之盧奴縣也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曰安喜隋改為鮮虞唐

武德復為安喜定州所治也

重脣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

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

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

酣飲過梓宮前醕而告白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

慶

任音壬醕陟衛翻祭而以酒酹地也斬焉衰經之中
觸情縱欲以亂大倫又從而狎侮其先何以能久

左右失笑

不覺發笑
為失笑

帝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

新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

恚於避翻魯昭公在感而有嘉容終以
失國帝與夫人淪於異域非不幸也既正位中宮頗

預政事后兄王時為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漢主命韶王弘雅

致仕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

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

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

復扶又翻

其

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奔眾

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

去

七月張遇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
亡史言依託怪妄之禍敗降戶江翻

十一月丁亥漢

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戊子吳越王弘佐納妃仰

氏仁詮之女也

仰仁詮見任于吳越
王元瓘詮且緣翻

初高祖以馬三

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

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

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縣梁太祖

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縣後唐滅梁改為單州薛居正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輝州為單

州軍音善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

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

此應州之金城縣也

遣內班賜光遠玉帶

御馬以安其意

內班蓋宦者也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

謹將兵戍鄆州

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通也

唐葬光文肅武

孝高皇帝于永陵廟號烈祖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

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

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

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翟莨伯翻

甲

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

登州平盧巡屬也

光遠益

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

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

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

山後即媯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

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

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齎盜糧中國自此胥

為夷矣將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

即亮翻

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

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趙延壽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者欲深者天機淺也是為于

偽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

時置德清軍於

澶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本舊澶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于舊澶州置頓邱鎮取縣為名至四年改鎮為德清軍開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

徵近道

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

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

宋齊丘之嫌隙開于吳唐禪代之間權利落人爭心有如此者

事見二百八十卷

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

被疎乃出齊丘為鎮海節度使

陳覺者宋齊丘之黨唐主所親任者也覺疎則

齊丘無君側之助
乃出被皮義翻

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

懟直類
翻齊丘

隱九華見二百七十七
卷唐明宗長興二年

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

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

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

陽宋白曰青陽縣本吳臨城縣地赤烏中置隋平陳廢
臨城縣為南陵縣唐天寶元年分涇南陵秋浦置青

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也
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里治直之翻

服御將吏皆如王

公而憤邑尤甚

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

八州附于楚

寧州即唐之南寧州也天寶末沒于蠻唐
末復置寧州于清溪鎮去黔州二十九日

行苗慈由翻
長知兩翻

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

縻而已 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西距

隴坻壖而宜翻
坻丁禮翻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

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薊音計重直用翻
是年秋七月以年

饑用不足
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

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餒死

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碓都內翻春也磑五對翻
碓也趣讀曰促劾戶聚翻

又戶得翻
勝音升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

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

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

杜重威平安重榮即用為恒帥

帝即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國軍號亦新改恒戶登朝

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

殆盡

東山客朝

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令

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

稱糶援翻舉也復扶

又翻糶他吊朝

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

援恒州例援于元朝

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

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唐節度使率兼觀察使節度之職掌兵觀察之職掌民馬

全節之不效杜威是矣鄰於善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

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

厭於鹽翻
喜許記翻

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

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為銀槍都

少詩照翻

宮室園囿服用

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

沈持林翻

飾以金

寶長十餘丈

長直亮翻下同

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

其襪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賦歛

襪防玉翻

後周武帝製幞頭裁幅巾出四脚至今人服用之唐人其脚向上至宋太祖始為放脚長直亮翻斂力瞻翻下

同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

行下孟翻勝音升

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

民逃則有不耕之土何從得穀乎史

言馬希範不知稼穡之艱難

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

租

藝種也

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

民無

安生樂業之心安能親其上而死其長乎

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

高卑之差富商大賈

賈音古

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

獻

還從宣翻又如字

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兵惟貧弱受

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

訐居謁翻

至有滅族者是

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

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

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

長知兩翻
藉慈夜翻

身不知稼

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

鼙部
迷翻

馳騁遨遊雕牆玉食

張晏

曰玉食珍食也韋昭曰諸侯備珍異之食

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

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

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

淮南謂唐番禺謂漢荆渚謂高氏溪洞彭莫諸族伺

相吏

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

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徇敗為

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恒請見

去羌呂翻見賢遍翻

辭以晝寢恒

謂客將區弘練曰

將即亮翻區豈俱翻又音歐今湖南多此姓

王逞欲而復

諫

復蒲通翻

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人多謂閩家之人曰百口今曰千口者以

其諸侯盛言之

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復扶又翻

閩主曦嫁其

女取班簿閱視之

班簿者簿記朝參名員

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

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蕡不舉劾

劾戶縣翻又戶得翻

亦

將杖之蕡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

者刑不上大夫

記曲禮之言
上時掌翻

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

箠楚

箠止
崇翻

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

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

是年七月
方改元

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

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

邊藩猶言
邊鎮也

延

照思溫之子也

趙思溫本中國
人沒於契丹

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

要衝

先悉
薦翻

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

邵珂性凶悖

校戶教翻
珂丘何翻
悖蒲妹翻
又蒲沒翻

永清節度使王令溫

黜之

時置永清軍於貝州

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

而兵弱易取也

易以政翻

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

使吳繼權知州事

天福初吳繼堅守雲州以拒契丹故朝廷用之

繼至推誠撫

士會契丹入寇繼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繼使將

兵守南門繼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繼悉力拒之

燒其攻具殆盡已卯契丹復攻城

復扶又翻

珂引契丹自南

門入繼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

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

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

符當作符鄭樵氏族略曰魯頃公為楚所滅頃公之

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後漢有符融皇朝有符彥卿並出琅邪非符秦之符也陳讀曰陣下同

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

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

軍右廂排陳使

陝失冉翻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

鴈門關即陜嶺

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恒戶登翻

成德節度使杜威

自安

重榮反死晉改成德軍為順國軍史以舊軍名書之耳

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

為陳禍福

偽翻為於

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疾故

爾

去年十一月楊承祚自單州逃歸青州

既蒙恩宥闔族荷恩

荷下

朝廷

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復扶又翻

唐以侍中周

宗為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

詠為鎮海節度使

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

傳位之議

始於去年七月燕於賢翻

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

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

岑查文徽得白事

查鉅加翻

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

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

考異曰江南錄此敕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

年云宋齊丘上疏今從江南錄

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

見賢通翻

曰臣

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踈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

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

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

詩涕泗漣漣注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唐

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

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

及景陽樓耳

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於樓下井中蕭儼引亡國以諫也

唐主怒

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

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

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契居依翻

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

遺唯季翻

契丹已屯鄴都

時契丹屯于鄴都城外

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

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

難乃旦翻

是日高行

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

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

為罷景延廣張本

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

黎陽

在滑州西岸隔大河耳故奏其事

戊子帝至澶州

澶州時據德勝津

契丹主屯

元城

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歷二年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

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蓋屯古殷城也趙延壽屯南

樂

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里樂音洛

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

此契丹主所命也

契丹寇太原

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

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

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

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

蜀罷將相領節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六年蜀

主之廣政五年也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

好

復扶又翻
好呼到翻

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

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

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縣名

唐帶忻州

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

自鴉鳴谷出潞州東與契丹主

大軍合

殷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遣使遺

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

遣唯季翻左傳鄭子產曰昔高

莘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曦復書引周公

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

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為唐滅殷張本

天平節度副使知

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

契丹

九域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衍苦亘翻又音侃

又與楊光遠通使往

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

去年十二月

月遣蔡行遇戍鄆州

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

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薊音計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五

起閏逢執徐二月盡旃蒙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中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
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
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

陽贊於倫翻按是時凡緣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于北遼人南寇了無關山塘

漕之沮其兵可以徑造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為備也

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

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

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

幾居豈翻從才用翻鄆音運

乙巳

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

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

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

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

揮使石公霸於戚城

春秋時戚屬衛地河上邑也東坡指掌圖以為衛之戚今在博州界

按是時晉與契丹相拒于澶衛之間此戚城當在澶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之界也

先是景

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

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

免

幾居依翻

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

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

已

艘蘇遭翻

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

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

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楊光遠之援絕矣復扶又翻

辛

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

丹之境

定難軍夏州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行入

契丹境難乃旦翻

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

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

城及馬家口忿恚

恚於避翻

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

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

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石贇時屯麻家口

詔劉知

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

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樂平離太原三百餘里耳

帝居喪

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

細聲女樂欲其不聞於外也

及出師常

令左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

和戶卧翻

擊鼓歌舞曰此非

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

居喪而納叔母尚何責乎聽樂

壬

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

楊光遠自青州歷淄州而

圍棣州敗補賣翻

光遠燒營走還青州

還從宣翻又如字

癸亥以前威

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階州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

鄉道以取階成

鄉讀曰向階成二州名

甲子蜀人攻階州

契丹

偽弃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

頓丘漢古縣爾雅丘一成曰頓丘後移治

所於陰安城唐頓丘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澶州跨德勝津併頓丘縣徙焉頓丘凡三徙矣古

城蓋陰安城也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

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

會契丹欲俟其合而邀擊之

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

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

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

下

即就也

四合攻之奪其浮梁

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

則天下定矣

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

北

宋白曰契丹時駐兵澶州鐵丘陳讀曰陣下同

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

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

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

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

兵半已餒死

楊光遠誘契丹入寇見上卷上年

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

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

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

不敢逼城而營懼晉軍攻劫也

乙亥

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

北去

校戶教翻木書者書之于木以為信契

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

劉龔舉大號追尊其兄隱為烈宗

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契丹主自澶

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

廣千里

廣古曠翻

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麻荅陷

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璠音煩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

閩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

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

常懼國人之

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常遊西園因醉

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

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

酒屬二人

易以鼓翻屬之欲翻

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

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弒

曦而立其子亞澄

尚賢妃有寵見上卷天福八年閩王王之永隆四年也亞澄時封閩王

使

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

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

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

啓閩國

朝直遙翻閩主王璘舉大號追尊其父審知曰太祖昭武皇帝

今子孫淫虐荒

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

更工行翻

衆莫敢言

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

被皮義翻

帥羣臣北面再拜稱

臣

帥讀曰率

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

五十餘人皆殺之

延喜閩主之弟也詩照翻長知兩翻

葬閩主曦謚曰

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

摠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

將奔建州

欲奔王延政也

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

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

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

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

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

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

所置也宋白曰開元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鄉置大同場閩王升為同安縣稹章忍翻

丁亥

詔太原恒安兵各還本鎮

契丹已退故也

辛卯馬全節攻契

丹泰州拔之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為秦州以清苑縣為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

移治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時馬全節自定州攻秦州

勅天下

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秦州兵救階州出

黃階嶺敗蜀兵於西平

敗補賈翻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

平章事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

取德州

鄉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寇掠緣河之民自備兵城各隨其鄉團結為社以自保衛契丹陷德州

而北歸梁進乘其去而復取之已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

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

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為上下

所惡

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惡烏路翻

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

其不救戚城之罪

引牽也牽發其罪猶人收搭衣物於懷袖間從而牽出之然

辛酉

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

晉徙都汴以河南府為西京

以歸德

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

鬱不得志

機豎小人得權則驕溢使氣失權則鬱鬱不得志乃其常也

見契丹彊盛

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

自知無復全地苟取朝夕之樂

朝廷因契

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

各封劔以授之

示使專斷斬此以威脅取民財也復扶又翻

使者多從吏卒

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

緣為姦

復扶又翻下同

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

此括率合出之數也

景延

廣率三十七萬

景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已

留守判官盧億言於延

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

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

累力瑞翻

延廣慙而止

史言景延廣差愈于杜重威

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充

州脩守備

青兗都鎮故命之為備先昔薦翻

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

樓堞為名

堞達協翻

率民財以實私藏

藏徂浪翻下同

大理卿張仁

愿為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

不在者適不在

鎮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

史言晉之藩鎮利國有難浚民

以肥家

戊寅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

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

李守貞蓋代安審信帥泰寧也

又遣

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

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

之堂陽縣屬冀州宋皇祐四年省縣為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陽敗補賈翻

丙戌

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

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異時契丹入汴武定軍曷嘗能北向發一矢乎復扶又翻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

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

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弃城

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瀛莫之間多水濶故趙延照阻以為固瀛莫相去一百一

十里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

唐主欲討朱文進弒

君之

會天暑疾疫而止

六月辛酉官軍拔淄州斬其

刺史劉翰

淄州楊光遠之巡屬也

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相

馮道

自唐潞王之時已正拜三公晉高祖入洛用以為相位任在執政之右

依違兩可無所操

決

此馮道保身固位之術一生所受用者也操七刀翻

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

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

言禪以靜寂為宗僧以慈悲不殺為

教為禪僧者第能機辯無窮而不能應物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

癸卯以道為匡國

節度使兼侍中

出馮道鎮同州將別命相也

乙巳漢主幽齊王弘

弼于私第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

翰不可

請罷馮道請用桑維翰蓋出一人之口前史謂維翰倩人以言于帝通鑑皆曰或者疑其辭

丙午復置樞密院

罷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四年

以維翰為中

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

治

治直吏翻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

合于汶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于梁山東北今決河之水瀾漫環梁山而合于

汶單音善濮音卜環音宦汶音問

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

塞音則翻

既塞帝

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

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帝善其

言而止 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

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

福元年

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

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

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嗣倫世為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鎮為府谷縣八年升建府州以扼蕃界以嗣倫男從遠為刺史折姓從遠名姓氏略折常列朝契丹欲盡徙河

西之民以實遠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

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歐史曰折從遠

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

甲子復置翰林學士

廢翰林學士見二百八十

二卷天
福五年

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為兵部侍郎翰林

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武強徐

台符

武強縣屬深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禮部郎中李瀚主客員外郎

宗城范質皆為學士溫叟岳之子也

劉岳見二百五十卷唐明宗天成元

年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

改元天運

己丑以太子太

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

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

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

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摠宿衛兵天福初桑維翰秉

政出楊光遠是時再秉政出景延廣朝直遥翻

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

無敢違者

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鄆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

留守景延廣充都排陣使徐州趙在禮充都虞候晉州

安叔千充左廂排陣使前充帥安審信充右廂河中央

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彥卿充馬軍左廂滑州

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排陣使滄

州王廷肩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廂

前金帥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右廂武統軍潘環充

右廂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耄老可

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

詔禁直學士者以詔旨詔之也禁直學士

學士之入直禁中者也

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

忘至放翻

實以朔方

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

比毗至翻

受代亦須奇

才

受當作授

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

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畧退而熟

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

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

史稱桑維翰之長而併及其短所以明是非示勸警睚眦五懈翻

毗士懈翻少詩沼翻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

太原

以河北之地為山東帝初詔劉知遠自土門出恒州尋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

皆後期不至帝

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

速為之

言若有分為天子何不速為之怒之之辭也分扶問翻

至是雖為都統而

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踈

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

山川險固

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門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北有雁門五臺諸

山之險故云然

風俗尚武士多戰馬

此所謂恃險與馬也

靜則勤稼穡動

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

王于況翻

何憂乎

朱文進自稱

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

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

以濮州隸焉

割天平巡屬之濮州以隸鎮寧軍

初吳濠州刺史劉金

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

於濠州

唐置定遠軍于濠州通鑑書于天福八年三月元宗即位之後見上卷

以崇俊為

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

唐置清淮軍于壽州

崇俊厚賂權

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為不知其意徙崇俊為清淮節

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

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

劉信事吳楊氏四世有戰功

九月庚午朔

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

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

咸康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在易州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金置遂州樂壽縣屬深州宋分屬瀛

州九域志在瀛州之南八十里

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

冬十月丙

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

殷主延政遣其將陳

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

唐永泰二年分侯官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

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理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

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福州侯官縣三處交界山洞幽深灘溪險

峻內有千里諸境逃人多投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畧使唐修忠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

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

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

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

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縣本漢閩縣地唐置溫麻縣以縣界溫麻溪為名天寶九

年改為長溪縣泉州散負指揮使桃林留從效

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留從

效所居之地

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

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

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

殷王延政本封富沙王

吾屬死有餘愧

衆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

討黃紹頗

朱文進時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

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

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

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

處昌呂翻操七刀翻梃大鼎翻

從效持州

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

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

唐長安四年分徐城南界

兩鄉于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泉州

洪進至

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

州朱文進據福州故以稱之吾倍道逆嗣君于建州

嗣君謂殷王延政當嗣有閩國

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

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勲為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

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

按九域志泉州

西南至漳州三百六十里鄰郡也

亡殺刺史程文緯

亡當作立筆誤也否則亦字

立

王繼成權州事繼勲繼成皆延政之從子也

從才用翻

朱文

進之滅王氏

事見上三月

二人以踈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

頽奉表請降於殷

頽上忍翻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

章事封閩國王

癸丑大梁出命之日也命未達而文進誅矣

李守貞圍青

州經時

是年五月李守貞圍青州

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

不至楊光遠遙稽首于契丹

稽音啓

曰皇帝皇帝誤光遠

矣其子承勲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

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

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

池即汾陽縣之天池時屬嵐州靜樂縣界沈持林朝

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

巳承勲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于守

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

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

百里

福州至泉州不及四百里史家張大以言其聲勢耳將即亮翻

殷主延政遣大將

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

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

艘攻福州

艦戶照翻艘疎刀翻

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

救

質音致

初唐翰林待詔臧循

盛唐之時有翰林待詔以處伎藝之人

與樞

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

徽畫取建州之策

賈音古為文于偽翻

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

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

上覘其可否

行下孟翻覘丑
庶翻又丑艷翻

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

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

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

唐武德四年分

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一百
三十里建陽縣之南二十五里有地名蓋竹

聞漳泉

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將張漢卿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

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

邵武亦本漢治縣之地
吳于此立昭武鎮晉平

吳更昭武鎮曰邵武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
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

北鄉也孫策置南平縣吳景帝三年
置昭武縣晉太康三年改為邵武

邵武民導殷兵襲

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

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

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

拉盧合翻

丙戌

起復楊承勲除汝州防禦使

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誅其子弃疾以不忍弃父事讐

而死李懷光之反河中既破唐德宗欲活其子璀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居君臣之廢審義安命以死殉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也若楊承勲兄弟出于蕃落梟獍其心囚父歸命以希苟活晉朝以不殺降為說于理且未安又從而錄用之宜與
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憤也

殷吳成義聞有唐

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
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
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

南廊承旨閩所置官
蓋亦侍衛武臣之職

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

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

帥讀曰率被
皮義翻趣七

喻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

樂直前刺重遇殺之

刺七
亦翻

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

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

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契

丹復大舉入寇

復扶又翻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

契丹

復以趙延壽為軍鋒

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

道告急

契丹前鋒已至邢州恒州信使路絕故間道而來間古覓翻

帝欲自將拒之

會有疾

將即亮翻

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

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

在禮屯鄴都

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為後鎮

契丹主以

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

元氏縣屬恒州九城志在州南九十八里

朝廷憚契

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于是諸軍怙懼無復部伍

怙許拱翻復
扶又翻下同

委弃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比毗
至翻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

還從
宣翻

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

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

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

皇甫遇奉詔自滑
州進兵趣七喻翻

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

都境

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十里西北距洺州五十里磁牆之鄉

壬子張從恩

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

南

陳讀曰陣相息亮翻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

前覘契丹

覘丑廉翻又丑鮑翻

至鄴縣

鄴漢古縣唐屬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

所隋文輔政尉遲迥舉兵既討平之乃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所隋煬帝于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都則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都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入鄴都境者

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

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

矣乃止布陳

陳讀曰陣下同

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

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

復戰

復扶又翻

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

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

從還

宣翻下同

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

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

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

卒子恤翻

有一騎

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

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

猥雜也雜然而至言其數多不可勝計也

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

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

按皇甫遇

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復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

即解去

知援兵來故解而去

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

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

吐谷渾慕

客涉歸之庶長子
故其種姓慕容氏

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

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

城

邯鄲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恒州宋
端拱二年以鼓城隸祁州在州西南一百里自邯鄲

至鼓城約
三百餘里

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

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

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

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

如發邢州之時

復扶
又翻

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

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

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

萬騎已陳于安陽水北

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惕隱諸軍猶南向而不去陳讀

曰陣下同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

約束者申嚴號令也

契丹不測

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眾踰水環相州而南

帥請

曰率環音官

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

湯陰聞之

湯陰本漢蕩陰後并入安陽置湯源縣貞觀元年改為湯陰屬相州

九域志在州南四十里

甲寅引還

還從宣鞠又如字

馬全節等擁大軍在

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

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

時折從遠守府

州命領鎮武節度使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契丹乘勢併取之也匈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

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十里

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

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

分扶問翻

更命

武定軍曰天威軍

去年夏籍諸州鄉兵為武定軍更工行翻

北面副招討

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

種章
勇翻

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

征乙丑帝發大梁 閩之故臣共迎殷王延政請歸福

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

殷主居建州故
以福州為南都

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將兵

衛之林仁翰至福州

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福州至
建州見王延政福州當作建州 閩

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

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領之或曰

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也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審琦屯鄴

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

次北上

上時兩翻

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

橫挑強胡

挑徒了翻

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

還

還從宜翻又如字

以羸兵驅牛羊

羸倫為翻

過祁州城下

以誘城下也

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

斌悲中翻

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

州兵不得還

還從宣翻

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

之斌在上

在字之下
當逸城字

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

禍莫若輕

語牛倨翻擇禍莫
若輕引文子之言

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

失計陷身虜庭

言趙延壽與其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
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致禍並為俘虜

也趙延壽聞斌言尚欲復求帝乎陷身事見二百八十
卷高祖天福元年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稱其舊

官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

帥讀
曰率

不自愧恥更有驕色

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

折而設翻
為于偽翻

終不效

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

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學士戶

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

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

惡烏路翻
數所角翻

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

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戶部尚書

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馮玉以后兄進故旨由中出詩
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矣

彥韜少事閻寶

少詩
照翻

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

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為腹心

高祖留帝守太原見二
百八十卷天福元年

由

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

于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

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去音羌呂翻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蕡已為文

宗言之李彥韜史弘肇當右武之世張其氣而奮其舌以其人品夫何足責然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吾黨亦有過焉盡亦反其本矣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

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

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

監工衙翻

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

崇安進屯赤嶺

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

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保大九年割為場蓋宋方置縣也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

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
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
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
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曉即涉翻委之將軍今唐兵
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
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

楊思恭急于破敵以為功不知

一跌而危國也

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

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

亡閩者楊

思恭也然其所以亡閩者不在
于此戰而在於得楊剝皮之名
延政大愬嬰城自守召

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

澶州本治頓丘天福三年徙澶州于德勝并頓

丘徙馬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置德清軍之地置德清軍將以接澶魏聲援然城池未固也及

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為澶州鄴

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

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

樂音洛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

王潮兄弟本光州人乘唐

末之亂割據閩中其後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多能自言其上世出于浮光者從才用翻

十五年不

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

是時王延政國

號殷及朱文進弒曦

事見去年三月

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

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

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

置也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歷元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為福唐縣朱梁改永昌縣

晉天福初改南臺縣尋改為福清縣

浦城人陳繼珣

新唐書地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

初改為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拓浦故曰浦

城

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

為于曦以偽翻

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闇弱

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黃仁諷曰

說式
尚翻

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

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

事見
唐紀

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

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

異
曰考

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皆
云四月殺繼昌今從十國紀年

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

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

雪峯在福州侯
官縣西百餘里

乃

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

重直龍翻瞳音同過音戈

真天子也相

與迎之已亥立為帝

江南錄作巖明閩中實錄閩王列考異曰閩錄啓運圖啓國實錄

傳九國志薛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儼明按啓運圖巖明本名偃為僧名體明即位改巖明今從之

江南錄云繼昌為裨將王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諷立巖明為主今從十國紀年

解去衲衣

被以袈裟

去羌呂翻衲奴荅翻被皮義翻

帥將吏北面拜之

帥讀日率

然猶

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

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

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

晉姓也

國為氏

甲寅取滿城

按五代會要走年九月徙泰州治滿城是時泰州猶治清苑宋白曰滿城

本漢北平縣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滿城縣

獲契丹酋長沒刺

首慈秋翻長知兩翻

刺來達翻

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

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

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契丹兵自祁易北去非其

路也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遼行程記云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虎北口館則檀州之古

北口亦名虎北口也

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

復扶又翻

約八萬餘騎

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

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

漢續

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
遼陽城縣散為澤渚世謂之陽城澱陽城在蒲陰縣東

南三十里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

溝而去

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出為白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六十里宋人北使

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五

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

壬戌晉軍結陳而南

陳讀曰陣

胡騎四合如山

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饑乏癸亥晉軍

至白團衛村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白檀今從晉少帝實錄

埋鹿角為行寨

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塞後斷糧道

重直龍翻
斷音短

是夕東

北風大起破屋折樹

折而設翻

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

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

奚車中

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斷車契丹之車皆資于奚按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絰材

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長輟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帷帷富者加氈憶文繡之飾蜀本奚車之上無大字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

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

短兵以擊晉軍

契丹謂精騎為鐵鷄謂其身被鐵甲而馳突輕疾如鷄之搏鳥雀也鷄弋召翻

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

呼火故翻

曰

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
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
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
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
守禦

杜威時帶中書令故稱之

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

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
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

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

矢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短兵薄戰則逆風而勝者多矣

馬步左右

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東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

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

諸將繼至契丹却

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

曳讀為拽音羊列翻

直

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鞚

鞚苦貢翻

馬勒也

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

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

呼火故翻

契

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

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皇不能復

上

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

皆委弃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

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
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
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

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

言逢賊被劫而幸不死而更從賊求衣囊則必將怒而殺

之索山客翻

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

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

還從宜翻又如字

乃退保定州契丹

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

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

隸定

州義武軍

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

是年正月下詔親征

二月至澶州今諸軍以勝歸故復還大梁

己丑復以鄴都為天雄軍

唐莊宗同

光元年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罷天雄節鎮三年罷東京以為鄴都晉興因之改興唐府為廣晉府今復為天

雄軍

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家夷滅開

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

但於殿上喫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

喫蘇因翻含水而噴之為喫作諸佛

事以為

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

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

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一百六十里

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

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

仁諷從容謂繼珣曰

從行容翻

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

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

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

王繼昌閩主延政從子也從才用翻

屬者與

建兵戰

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

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弃妻

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

沈持林翻

死有餘愧

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

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

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大赦 順國節度

使杜威久鎮恒州

高祖天福七年杜威始鎮恒州見二百八十三卷恒戶登翻

性貪

殘自恃貴戚

杜威尚高祖妹宋國長公主

多不法每以備邊為名斂

吏民錢帛以充私藏

藏徂浪翻

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

虐取之

姝逡須翻

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

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

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

陴頻眉翻喚昌真翻

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

千里之間暴骨如莽

暴骨如莽左傳語如莽者如草之生于廣野莽莽然暴步卜翻

村

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為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強累表

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

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

離力智翻

居常憑

恃勲舊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

場音亦

曾無守禦之意宜

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

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

復扶又翻

帝曰威朕之密

親必無異志

言其無它志

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

長知兩翻

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

杜威

不可去而桑維翰求去晉殆矣復扶又翻

丙辰威至大梁

丁巳李仁達大

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

巖明

刺七
亦翻

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

明之坐

坐徂
卧翻

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

是年
南唐

係大
三年

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巖明之父

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

籍

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
賜名弘義齒於諸子之列

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為李仁達背唐而附
吳越張本好呼到翻

已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

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

道

言皆在恒州也使誠有之皆虐取於民
倉皇離鎮不可運而實私家故獻之耳

帝以其所獻

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衙隊而稟賜皆

仰縣官

杜威之愚弄朝廷如此而帝不能察其姦所以成恒州中渡之變復扶又翻稟筆錦翻給也仰

牛向

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唐兵圍

建州屢破泉州兵

泉州兵董思安王忠順所將以救建州者也

許文稹敗唐

兵于汀州

稹止忍翻敗補賣翻

執其將時厚卿

六月癸酉以杜

威為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

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

中國疲於奔命

左傳申公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疲于奔命而死奔命者邊境有急

奔而赴救

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

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

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

雖得漢地不能居也

後卒如述律后之言

萬一蹉跌

蹉七何翻跌徒結翻

悔

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

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

而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

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

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

以紓國患

復扶又翻紓音舒緩也

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

開封

軍將開封府之軍將也

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

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
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
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史言契丹通國上下本自

厭兵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

是年正月閩主發福州兵赴建

州以拒唐

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

還從宜翻隘鳥戒翻險狹

之道也

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

拔鐔州

鐔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

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

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

為于
偽翻

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

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

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

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希範忌希杲事始二百
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膳錄監生臣于黃裳